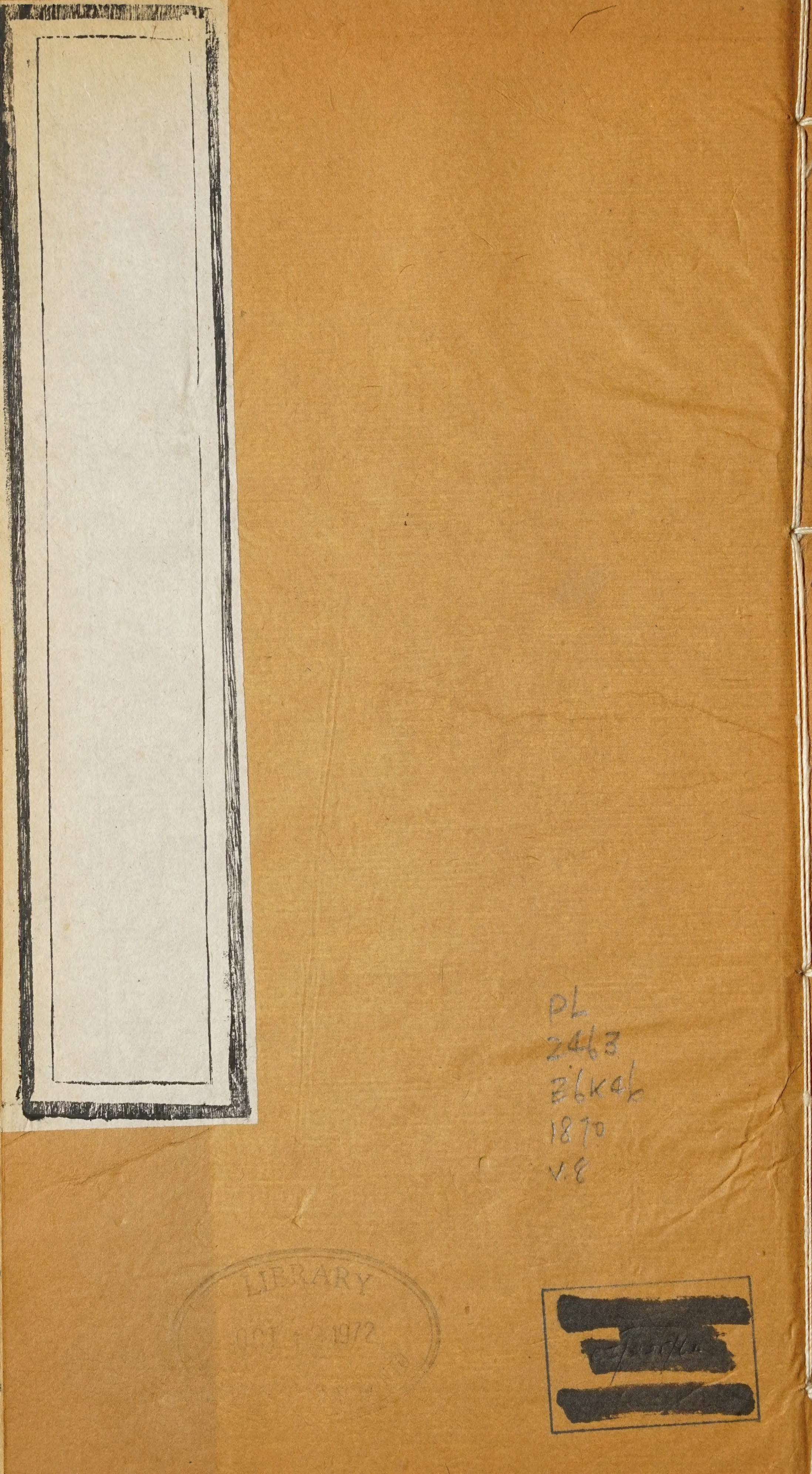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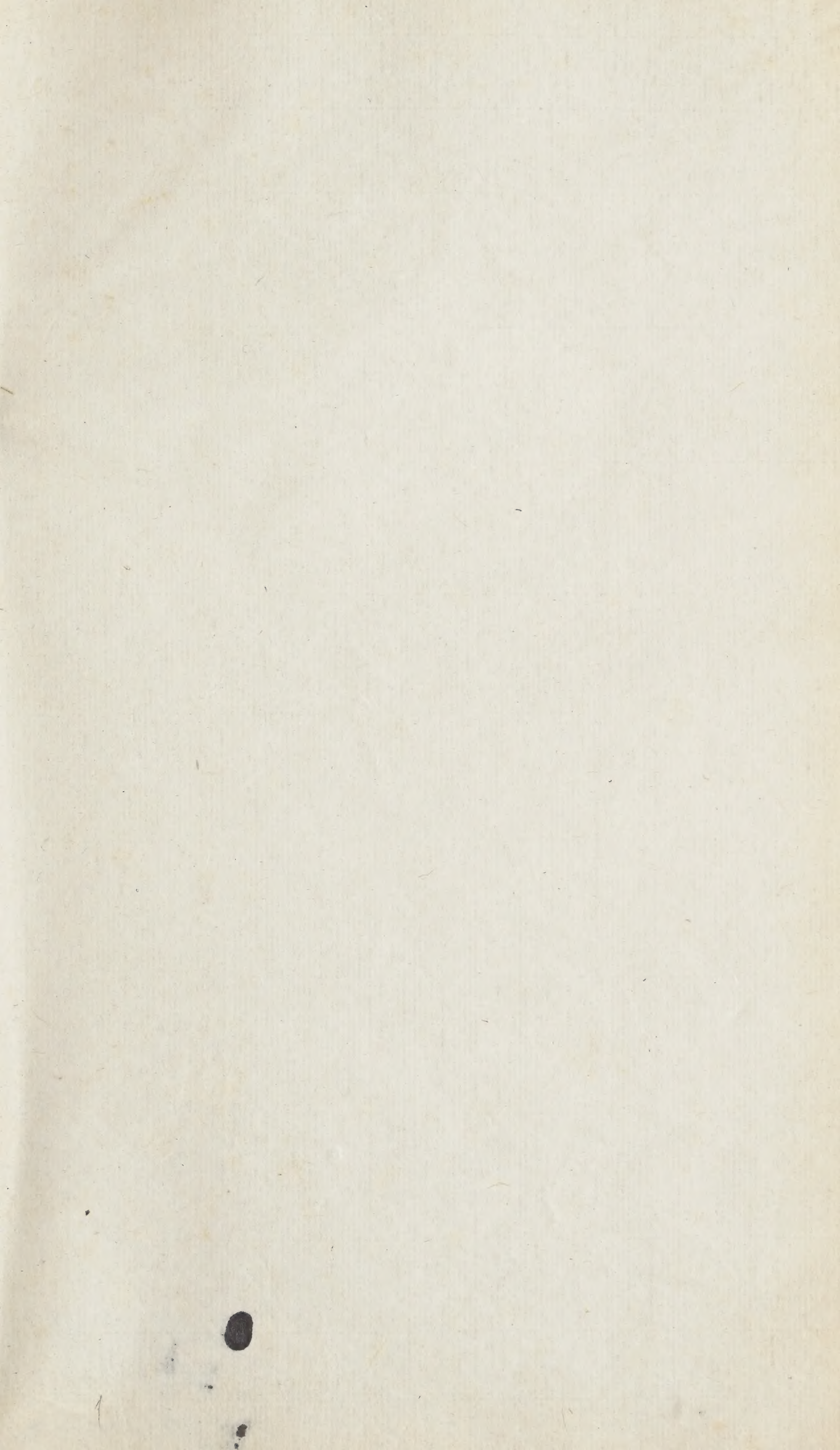




四書讀註提耳下孟卷之一上

耿堣手著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伏明字。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伏巧字。人也規所以伏以字。爲員規非員乃所以爲員爲員者。伏成員之器也矩所以伏以字。爲方伏成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伏聽字音字。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貼以字。節貼正字。五音之上下此三句總說以六律正五音。下再分註六律五音。○樂有律呂。而獨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黃鐘子律十一月、太簇寅律正月、姑洗辰律三月、蕤賓午律五月、夷則申律

七月、無射戌律、九月、為陽六律。所謂大呂丑律、十二月、夾鐘卯律、二月、仲呂巳律、四月、林鐘未律、六月、南呂酉律、八月、應鐘亥律、十月、為陰也六呂。所謂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五音無定韵、而六律有定聲、故必以律正音。此上、註上二段字義。此下、單註末段正意。范氏曰、此言治天下、倒抑平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特拈出、治天下之法度也。上兩段註語多而意輕。末一段註語少而意重。通章綱要在仁政上。仁政兼教養。行仁政兼君臣。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粘上仁政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

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正繳上節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倍襯上句此上註完節義此下引程說申言不徒善不徒法正義程子嘗言程子不爲此章言此朱子釆其說以註節意故曰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此段言不徒善之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二詩皆言修身齊家之德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段言不徒法之善。正謂此也。此止三節皆反言舍法之弊。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伏過字。愆是有心之過。忘是無心之過。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釋意仍是詩意故不贅衍。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以上分註字義。以下總括截註節意。此言古之聖人照白文提聖人字作領。既竭耳目心思之力截括既竭目力耳力心思三句。然猶以

爲三焉字截住。轉接三繼字。先用一反。未足以徧天下賑民被澤。及後世後世照法。故還正紃

爲法度截括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以繼續之。繼字。倒點三則其用不窮。貼上兩不

可勝用。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貼末段仁覆天下。三段分說便涉排衍。故總括截註。醒出繼字。此所謂仁政即上先王之道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伏入高字。襯爲高。川澤本下。伏入下字。襯爲下。爲高下者因之。合註兩爲字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合繳上二句。引入智字。末段即上兩段意。故不贅註。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此上三節皆正言遵法之益。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仁者承盡上文。已寓高位之宜。然此下三節、皆是責不仁之君。節首二句是引起語。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下節正是播惡之實。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總註節意。道義理也。揆度入聲也。法制度去聲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此上分解上六句字義。由上無

道揆。上節不仁之君。無道揆節。不行先王之法。此句是主。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此上分貼上六句句意。

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註末句。下字朝字工字君子小人字所謂衆也。無法守不信道不信度犯義犯刑皆由上無道揆致之。所謂播惡於衆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　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聯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聯賊民。喪字照上存字見國並不得幸存。

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宜此、所以責其君。責其不行先王之道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以上註字。此下註意。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臣字是此下之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責難陳善道君以必能。即所以救正之也。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非字用力讀。詩意難悉。時語易曉。故上節以猶沓沓釋之。然時語之沓沓易知。而泄泄之猶沓沓難明故復條舉泄泄之狀。點出所以猶沓沓之意。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眼目以難事責於君倒釋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引恭字、尊君之大也。恭見於外開陳善道以串說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引敬字。敬君之至也。敬存於中謂其君不能行善道即先王之道。而不以告者、引賊字。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責其不贊君以行先王之道也。○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前六節之意。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後七節之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分出主客聖人

盡伏下、、、盡字。所以為伏下為字。人之道伏下道字。所以是解至字。○盡其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提。倒、、、以盡君臣之道、、、雙綰上二句。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反照喻意。此孟子所以道性善字。伏仁而稱堯舜也。自聖人句、至而已矣、皆言法聖。以盡倫。節節[illegible]

仁也。自不以舜句、至末節。則皆言不法聖者。不仁之禍。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先將仁不仁分配上節。此下方註而已矣字。二端之外更無已矣意。他道也。此道字路與上道字義異。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只解孟子引言之意。不果說孔子立言之旨。方使章脈貫通。不涉膚閱。此看書行文之竅也。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不仁之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貼孫考貼孝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註完節義。此下申繳章意。言不仁章脈之禍必至於此。暴其民三句。言禍在生前。名之曰三句。言禍在死後。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此註詩意。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此註末句意。上節不言桀紂而言幽厲。意重惡謚難改上。謚法肇自周、桀紂非謚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此章意在警不仁之國君。此與下節以天下之得失。引起國字。末節以天子卿大夫士庶之死亡。陪襯諸侯。非並說也。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伏下節諸侯字。拈出此章主位。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以身、以國言。通註一節。亡非单註士庶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不仁取禍之意而推言之也皆意在國君。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節。伏下、恐我之仁未至也詳註首段。

智敬放此、包註下二段。倶宜切國君說。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此二句與上節只一意。但上分此合。點出求字已完。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身正過下讀斷。而身無不正矣。其身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命字是仁智敬之原。永言配是反求之本。多福包天下歸。自求則又見福在反己非倖邀也。不是泛引。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孝恒言。反過下三句。故推言

之。合註天下之本二句。是恒言所及者。而又以家本乎身也。單註末句。是恒言所未及者。此亦

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爲本。爲是故也。孟子增一語云。家之本在身。此引大學。言天下國家。皆本於身。是又增一意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

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祿位之久大家也。權藉之隆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怨怒是註

罪字取是註得字。身不正三字。則補明得罪之出。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

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通計四慕字。沛

然盛大無不及。流行無所閒。之貌。溢充滿也。以上分詁字義。此下合詁章意。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籠上得罪。而國人素所取信。籠下一國天下。今旣悅服。貼巨室所慕。則國人皆服。貼國慕天下慕。而吾德教德字、已在不得罪內。此言德教。則就治化說。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順落末句。此上詁完語氣。此下則申說正身之意。以見不得罪之實。此亦承上章而言。家之本在身句。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翻四慕字。而患吾身之不修。貼得罪字。吾身旣修。正還不得罪意。則人心之難服者。巨室。先服。上一慕字。而無一人之不服矣。下三慕字。外詁亦是此意。其云修德節修身也。故不詳詁。

林氏曰

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

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此二句先就有道總說德賢。德字內包賢字。即下文仁字也。而位大小之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包役字。天下無道人不修德有道無道皆係乎德。此便伏後半仁字矣。註中皆以德字貫串。則但以力包小大強弱。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雙包。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上言其理。此証以事。雖是順天圖存。然已摹出難堪。引動恥字。令出令以使人也、卽役人。受命聽命於人也、卽役於人。物猶人也女去聲、活字以女上聲、死字、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是此時強大者。景公蓋卽下節恥字。與爲昏而畏其強单言強者。吳不大於齊也。然行文不妨並用。此二句合註上三句之言。故涕泣自鼻出爲涕。泣則淚出。泣極則涕亦出。而以女上聲與之。與字、釋去聲女字。此句順註末一句之事。蓋上三句是景公之言。末句是景公之事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反映文王之仁。是補註。其般樂怠敖、師之實、皆昔效

師之義。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弟子句註意。不註字。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總註節意。文王之政。提政字。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註完節義。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補註五年七年句義。修德亦須乘勢。反手章是也。如此方非迂論。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章脉之至。則道自我行。◎轉無道爲有道。只在修德。而大國反爲吾役矣。此節是通章關鍵。下節只是此節証佐。**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括八句詩辭。及孔子之言。括孔子曰四句以言文王之事。即上文文王爲政於天下之事。總註節意。麗數也十萬曰億也。衆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句首句孫子字。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此上分註詩字；此下順註詩句。言商之孫子衆多字。伏衆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字。挿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找醒。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詩自申解。以天命不常證詩

何歸于有德故也。註句意德字應前，德字起下仁字。是以順接商士之膚大言。以猶

而敏達者以才言。皆執祼獻之禮助將字。王祭事于周字。勾周之京師

也。以上註完詩辭。此下接入孔子贊語。孔子因讀此詩勾詩辭。而言貼日字。有仁者仁字。

讀斷通節歸重此字。上節師文王。正是師其仁也。則雖有十萬之衆映不億。抑衆字。先不能當

之。次貼不可爲。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

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不可爲字難實解。故引漢史諱借形之。講書到難言處、即說個比方、朱子亦此意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

不以仁也。分承第三節。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前括三節。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括後二節。○未言不仁則必爲人役。是逆無道之天而必亡者也。欲求爲景公亦不可得已。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以上註句義。此下註節意。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

卒至於敗亡也　已含自取之義下二節只是借歌辭指點耳。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　此二節只引出自取二字立案下節以自取斷首節末節則自取之證也故通章只重自取二字　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通章只重自取二字。孟書有無甚實義只在醒出語勢者。此類甚多。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

此章言心。◎存◎仁人心也。心存即仁也。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陪說。不存也。不仁即前註失其本心是也。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正貼本章。禍福之來。皆其自取。福之自取。亦是陪結。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之之義。曲釋聚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道註勿施之理。○失天下一段只是得天下引子得民一段亦是得心引子。欲與聚惡勿施正所以得其心者即下節仁字也註故特釋之。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與聚勿施之仁。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此節言民之歸仁不待毆。重註中欲字。

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鸇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者〔不仁〕以其所欲在彼之仁。〔湯武〕而所畏在此也。〔桀紂之不仁。〕此節言民之去不仁而歸仁。不僅欲。重註中畏字。節白文敺字意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並去聲 好仁內有與聚勿施實事在。王節首節所云得天下是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照病字、乾久益善。照三年字。夫病已深包七年而欲求

乾久之艾、年、三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陪說
不然、正貼不畜、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不志仁之憂辱死亡
亦猶是也。
故不復註、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
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不能淑、即不志仁之謂。胥及溺、即陷於死亡之謂。此章只欲與聚
惡勿施說仁字實義。民之歸仁三節、言好仁之效。今之欲王兩
節、言不好仁之禍。首節以失引得。次節水獸、三節魚雀、五節病
艾、俱以喻意醒出正
意、文法靈變生動。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逆提親長貼道字。在人字、伏人爲甚爾親之長之長。逆提親親長在人貼事字。

伏人字。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逆提親長、合解道在爾事在易。單結道字。以事即行道之事也。

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合找求諸遠難以完上二句之義。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矣。實義已盡上文。末句只用順點。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信謂心不疑。任謂使之專。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勾入善字。點出心字。方盡誠字之義。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善事之理也。窮字引明字。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貼不明。

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此節上文是誠身引子。故內註游註。皆重誠身。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註誠者理之在我者。謂其身之理。非謂於穆之理。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是。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兼知行。皆思主之。欲

字是人道之當然也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思誠之純則至誠矣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〇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西字諸侯之長伯字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合點西伯字。太公姜姓。呂氏。名尚伯夷見前故不註

文王發政。伏末節政字。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預註文王之政。見文非有私於兩老。兩老亦非求榮於文王。方領得天下大老文王之政意起不然則犯蕭何所言養民致賢以圖天下之私意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齒德皆尊。已寓天下之大老句內。但天下大老則尊而猶疎。天下之父則尊而且親矣。既得

其心。貼歸之。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不曰其子亦歸而曰焉往。見夫天下無舍父之子。即天下無舍二老而他歸之人不能外三字詮得言簡而意足。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首節見文王養老之善。次節便是養老為政於天下意。末節則勉諸侯法其政以致王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是有力字。取民之粟

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富權臣之罪。伏下罪字。）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未即殺民。）而夫子猶惡之。（照自文跌出強戰。）況爲土地之故。（抑爭城爭地。）而殺人使其（承殺人直下。）肝腦（貼人肉。）塗地。（貼土地食肉。）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超出罪字。）雖至於死。（先抑死字。）猶不足以容之也。（交跌不容。）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此是主，下兩項是陪說，然亦是資助善戰者，故其罪亦宜刑也。曰之徒，直指之也。下兩曰之類，包舉之也。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此當時所謂良臣，而孟子聲其罪而定其刑，此即七國之春秋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是自然意，非善惡之謂。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加人字，伏下人字。與物接之時，此一句已包下言與眸子並看之。伏其神在目

所謂不容偽者。故胸中正，則神清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胸中，心也，人身君主之官也。耳目口鼻，人身分司之官也。但耳目口鼻皆以形用，而目之於眸子，獨以神用。神者，榮衛之精，宰於心，藏於肝，而發於眸子者也。心正，則神清而眸子瞭；不正，則神昏而眸子眊。以素問之訣，闡孟子之旨，已抉盡不能掩奧處。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 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中頂胸之所發，故並此以觀。白文也字不斷，與觀其句連讀，便得並字之義。則人之邪正人品，包心術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不知言無以知人，是自來觀人之法。孟子却添出觀眸子一法。蓋聽言而並觀眸子，人縱欲以言掩，而眸子已直示之矣。◎上節言眸子之良。次節言以眸子觀人之法。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去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即上兩句兩人字。之不順己。指侮奪。聲音笑貌爲爲於外也。恭儉心之德。不侮則恭之事。不奪則儉之事也。聲音則爲恭儉於言。笑貌則爲恭儉於容耳。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正枉道以求合者。授與也、受取也、古禮逆抑禮字。男女不親授受，以遠聲去別也。謂遠而別之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註權、稱之象。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物輕則權以來而得其衡之平。物重則權以往而得其衡之平。中即

乎。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禮者理之節文。暫舍禮之制。而適得理之妄。故註數還禮字。以見手雖援而禮仍在。與道一枉而徒有手者不同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影入溺。亦當從權以援之。旁註何也之意。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反伏下節道字。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旁粘下句。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權字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補足語意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點還諸面。○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孟子

之意。枉道徇人。徒爲失己之說。淳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襯夷字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

此是其勢有妨於其子。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補圖下段語意處。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字相傷其父

也。此是其勢有妨於其父。○兩段俱承必以正句。以申明不行之勢。子宜教理也。欲教子者情也。驗之於勢。則情理俱窮矣。古人所以必出於易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返照上節父不夷子子不夷父。而亦不失其爲教。仍是必以正。○只一易字便破盡不行之勢。而全父全子全教之義俱包。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師道是也。反映父子。此仍是申首節意。責善以正也。離相夷也。不祥惡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設問語。此下答語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幾諫是也。父之於子也如何。設問語。此下答語也。曰當不義則亦戒

之而已矣。此又推補雖不必以正、而未嘗不相正。雖不責善、而未嘗不相善之意。爲文補用末路亦可。但此章亦爲不肖之子言耳。若周公謂文王我師也。則又當別論。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四字詳出身親相關之實。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此節上分說、下串說。註於串說義註得愷切。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倒抑。以事親之孝移之身
事親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也。故爲事之本。

▷倒扣正守身。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以身正措之也。故爲守之本。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　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言事親而獨取曾子。以其能守身也。總註此二節之意。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挿點餘字。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伏志字。更欲伏志字。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上文是其父子所同。故但從異處註之。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傷其志矣。此

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不忍傷註養字入微。自節首至曰亡矣。是敘他兩人事斷曾子之意。案處平排。斷處側串。靈變之甚。事親不專在飲食上。而此節就酒肉瑣事。活畫出曾元令其父得遂其口。曾子令其父得遂其志。然志苟不遂。雖酒肉常進。亦食不下咽矣。則口體亦何曾養得。此是真情真境。惟守身之曾子能見及此。亦惟再傳之孟子能論及此。看書人試以事親之酒肉驗之。便可得孟子立言之旨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字。註若字。當如字剏註可字。曾子之養志本句之義。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推補句外之意。程子曰子之身勾入守身之身字。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正籠可字。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反襯可字。而孟子止曰可

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只如其分耳此是發明白文可字之意文中亦宜以入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伏末句正字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猶矩者所以爲方之義今人謂裁簡曰格蓋彼本正而物準之以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德字包正己意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单扣正字包括仁義而國無不治矣人政皆正可知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

之非節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反披以逼不虞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

譽求免於毀。襯全字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以上分詁句義此下合註章意言

毀譽之言。未必皆實。雙扣下分兩柱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指毀喜指譽

觀人者。亦不可以是輕為進指譽退。指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註完語氣以下申說章意

蓋常人點醒人字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完結本章人字以下推說君子

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慎言是君子本心何待人責。

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先提爲人師。可也。反患字。若好轉入好字。爲人師。正貼下四字。則自足兼知行。而不復有進矣。先註患字之實。

此人之大患也。倒找上三字之面。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正子之齊。子敖亦之齊。自是兩人兩事。着一從字。則是子敖之齊而正子始之齊。子敖不之齊而正子遂不之齊也。書法最妙。此句是下章之案。本章下節却未說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與言且不可則況從之乎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此罪字指下章此是無首句包下章旁說完罪又不早見長者是此章正面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此罪字指本節故孟子姑以此責之完本節含下章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一句撇過本節下面俱推說節外意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也善人而篤信之也信人其能若是乎正賛正子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反襯罪字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跟上章首句。已盡一節之義。）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照上章姑責句。）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無以善親）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無以養親）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上二項言親一身之德。一身之奉。此曰祖祀。則上關歷代之先靈。下係無窮之血食。詳義已分輕重矣。）三者之中無後爲大。大字之義。已寓上註。此節律例也。下節據此以判舜事。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則爲不孝之大。告者禮也

不告者權也◎。分註告不告。猶告言與告同也。合註不告猶告之面。蓋權而得中

則不離於正矣。申說不告猶告之意。○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

萬世之常。娶妻必告是也。權者一時之用。不告而娶是也。常道人皆可守權非

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以上言權非緊用。若父非瞽

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此章舜不告而娶一句宜先提

出作案無後爲大律例也以爲猶告判語也虞舜之事殊可駭

異經君子論來犯禮在一事而全倫及後先雖違禮於先愛之

親而令瞍不絕祀於其祖險怪處皆歸中庸矣蓋惟聖

人能權亦惟君子知聖外註所以嚴防後人借口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此章仁義皆就用處說。而愛莫切貼實字、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貼實字於從兄。此是分註實字。此下合註實字。故仁義之道、此節仁義道也。下節知禮樂所以盡此道也。故朱子有云仁義經也。智禮樂緯也。其用至廣。反襯兩實字。而其實。正還兩實字。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再申實字。最爲切近而精實者。無不愛無不敬則仁義之英華也。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有子言本猶木之根孟子言實猶果之核有子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言事從爲仁義之實宜會其意勿泥其辭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統註三個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下註皆貼事從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貼事從。節文謂品節文章。貼事從。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上文智禮尚須強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貼事從。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生字讀斷則字緊接。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過者。貼事從。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惡可已讀斷則字緊接。至於手舞足蹈。皆貼事從。而不自知矣。倒找不知。○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倒扣事從。包攝六項。天下之道。指首節仁義。皆原於此。以理言。指事從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矣。俱貼事從此以功言。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

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兩句扣盡一節

旨意下再補註字義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而已字意順則在引順字

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伏下底豫意尤人所難也。串註

得順難易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串註人子疎密。皆伏下節之脉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

[承上節順親此下子父分說。]是以天下[點天下字。]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此扇註天下之為子者化之意。]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此扇註天下之為父者化之意。]所謂化也。[合點化字之面。○化以心言。]子孝[承前扇。]父慈[承後扇。]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以上註定字之意。]所謂定也。[此句點定字之面。○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通章重舜盡事親之道句。上節是推他欲盡道之心。下節是推他能盡道之效。但內註清理自文語脈。於盡道句未及釋也。圈外引李註則專釋盡道之意非泛論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說盡道刺骨入微下皆申明此

意、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非無不是爲子者不見其有不是耳。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如此則必能盡事親之道矣。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陪說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外註三層。皆言盡道之實。然此意皆在上節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內。蓋怨己慕親。長見得自巳有不盡分處。此其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也。道字難以枚舉。盡字亦無程限。惟不見父母之非時抱不可爲子之懼。則於事親之道。焉敢有憾。舜之負罪引慝。文之天王明聖。子臣之道。於斯始盡。

提耳下孟卷之一上終

四書讀註提耳下孟卷之二下

耿埰手著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因爲國號。舊名周原。後近畎夷。畢郢、近豐鎬。兩夷字猶云邊野。非果外夷也。兩節皆言地。然今有文王墓、曰舜文之生。則世寓其中矣。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道字是合字一字之骨。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日分、日各、皆謝合守也。此上、註符節。有故則左右。上文彼此、以人言。此左右以符節言。相合正還合字。以爲信也。此上註符節之合。此下註若字。若合符節。言其同也。一則同之極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此字指先後聖。其揆一者。言度之指先後聖。而其指先後聖。道無不同也。一字、卽上文同字。其揆讀斷。一也另讀。○范氏曰、言聖人之生。不耑指舜文。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前三節、言二聖之同。末一節、言凡聖無不同。以其道同也。此道字、就發用處說。看三節行字。四節揆字。便見。天理之正。人情之正是也。勿作心體講。

天理之正。人情之當是也。勿作心體講。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伏下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此節是案。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私則恩不當理。小則利不能遍。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心無私恩。綱紀法度之施焉。事非小利。○此節是斷。下三節皆串明斷語。以見政不在惠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註杠、徒杠、可通徒行者。註徒杠、梁亦橋也。註梁輿梁、可通車輿者。註輿梁、周十一月、本文夏九月也。自漢武至今、皆用夏時。周十夏九月、即今之九月也、周十

二月。夏十月也。註十一月、十二月、夏令曰、十月成梁、合証周十二月與梁成、即夏令十月成梁。則九月成杠可知。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因人。又時將寒沍時。因水有橋梁。雙扣兩成字。則民不患於徒涉。註完節義。亦王政之一事也。申註節意。見是濟人之政。上下文政字、則所包者廣。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去聲之辟之辟。即韓文清道而行意。言能平其政。平字、已註次節矣。故不再註。則出行之際。行字讀斷、即平政者出行也。辟除行人、使之避已。猶俗云打開路也。辟人字、讀斷亦不爲過。可也。另讀。況國中之水。照溱洧、當涉者衆。包人人、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貼焉得、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承上人字。起下日字。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註完節義。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卽平政。不以小惠卽辟人可。得孟子之意矣子產之政。不專於寬。此只是借作論端不必呆貶子產。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伏下。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伏下。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俱照四節。反映三節。故孟子告之以此。醒出告字。只着意告齊宣王四字。便知是專爲齊宣視臣如土芥說。非正論臣道也。曉此。則不須外註推補。

手足腹心、雙扣相待字、兩觀一體四字。切上。恩義之至也。恩以情言、義以分言。此一段、配說。

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轉遞。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貼土。斬艾之而已矣。貼芥。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字斟句酌、一路逼出寇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去字、貼舊字。且伏下去字。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

之服矣。

導之出疆，諫行二句，是未去時事，不關三禮。故註单從出疆釋之。防剽掠也。禮一。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禮二。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禮三。此節仍是首節手足腹心之意，然是因王問陪說此節。章意重寇讎一扇。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在之國，如晉錮欒盈也。白文末二句，繳還首節末句。應轉有服問語。骨勁勵嚴。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

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别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正註兩可字。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反形兩可字章意重無罪字士大夫非畏殺也。殺不當罪而猶甘爲無罪之死則愚之甚矣。既不能有爲則不妨獨善。蓋殺身成仁已無望於此時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

人君。所謂以修身爲本也。此章重在身。上章重在心。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理字是禮義之骨。故有二者之蔽。合註上三句。大人頂察理精。則隨事而順理。爲合理之禮。因時而處宜。爲當理之義。此是補出禮義之爲。豈爲是哉。指上二句。合到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分註中才。養謂涵育待之寬。薰陶教之善。○○○○○○○俟其自化也。合註兩養字。賢謂中而才者也。賢字包上中才。樂有賢父

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反映稟字。為父兄者頂父兄若以子弟之不賢。

不中不才節不肖也。遂遽絕之而不能教棄不中棄不才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

節不賢也。其相去之間間者兩相際處也。能幾何哉。以寸且不能矣。此為輕棄子弟者發。章要在養字。註已曲釋之矣。輔氏云涵育是天地之生物。薰陶是攻治之成物。此循其理而彼成其形。不以相強也。發明註義甚善。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見理既明。則所為自勇。勿作養力俟時說。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本義無所不為者。不能擇善。安能有所為邪。必不能固執。此推言反面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此戒稱人之惡者。若上有旌別之典。下有是非之公。又何後患之足懼耶。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先扣爲字。本分之外。事有天則。即本分也。不加毫末。本分外、加毫末。便是太甚。宜細味之。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雙扣。不先期於信果。合註上二句。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惟字意。註完句面。卒亦未嘗不信果也。結圓章意。○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即內註意。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補圓內註。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集尹說見大人別於硜硜之小人。集王說見大人亦非無忌憚者可借口。合之內註。書之表裏無不到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兼知能。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無知無能。先分提心字。下轉不失。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此是不失其純一之體。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是不失其純一之用。而極其大也。繳還大字。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愛親之也。敬尊之也。然亦人道之常耳。以上句引起下句惟字。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愛敬可補於異日。送死難償於葬後。惟於大字。註出聲淚。故尤以爲大事。此上註大事。此下註所以盡此大事。而必誠

必信。必誠盡其心也。必信盡其禮。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用棺也。兼始喪附身及葬附棺說。弓之

意。補註大事所以盡處悽惻動人。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兼知行。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進字註造字。不已註深字。道則其進為之方也。以道則知行能循其序。深造是知行不已其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近字承身。而非一處也。一處承兩旁。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以上分註字義。此下順註章意。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

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跟深造句起出自得下皆自得之效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居字安固而不搖安字俱兼知行處之安固則所藉者資字深遠而無盡深字兼知行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取字至近承上至近無所往承上非一處而不值逢字其所資遠資字是其字下落之本也原字通章只重自得首句是自得之功下文皆自得之效外註意已寓內註欲自得句故不詳註。○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言[illegible]也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其字指博學與則文之所以然也非欲以誇
多指博學而鬬靡也指詳說此句爲將以字養勢欲其宗融會之理指所學貫通指傳
學之理有以以字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此章則追
以知學非欲其徒博反扣博字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反扣約字只重詳說盡博約兩
言項是爲學常法孟子指出詳說横担兩項以示由博反約之樞耳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截註兩段上句蓋心之
公人指養私人指服小異而人之嚮心服背未有能服頓殊學者於此不可

以不審也。赶出兩段下句。○若照白文挨衍兩扇。有何氣勢註將服人養人、截解於上。而以不能服人能服天下、截束於下。此節文章截做格也。勢醒而意明矣。○末二句反結點出心字是服人與養人能服與不服之根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言字讀斷。無有實不祥者。反襯惟蔽賢為不祥之實。當字○此章只宜至此說。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一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原卽本 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承湧出。

不竭也。卽不涸。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遇科必盈。既盈必進。放至也

以上分註字義。以下順註語意。言水承上節水字。有原本原字粘合本字。註原泉句。不已註不舍句。而

漸進註盈科句。以至于海。註放乎句。○註完句面。以下補明正意。如人有實行照下過情之譬

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有本故也。○此節言有本之水爲可取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

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溝出自然澮由人爲田閒亦有溝涸乾而註不並說者。溝不獨田閒有也。

也。以上註無本之水。此下即照入無本之譽。如人無實行。實行情也。而暴得虛譽。譽聲聞也。日暴得、曰虛、過情也。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涓涓不繼也。此節言無本之水。猶過情之譽也。君子恥之。則不取無本可知矣。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揠盡正意諭意。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人字庶民字君子字禽獸字一並包說。同得天地之

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先從理氣上說人物之不異。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次從氣不異而氣之正少異。性不異而性之全少異。逼出幾希鄭重之旨。以下轉出存去。方有勉力。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醒出所以異。實在於此。幾希。眾人不知此幾希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失其所以異也。君子知此幾希。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知不知。是存去之由。戰兢惕厲。是存之之功。合來所謂自明誠也。○幾希言少。當思所少者何據。註中氣正性全是也。然此四字畧涉大話。便走幾希分寸。此四字合來。只是一點道心。書所云。惟微者是也。此旨宜細切會之。○尹氏云存天理。便是此意。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理之所當然。）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理之所以然。此分註明察字義。）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上兩句、皆屬知。）有詳（此貼察。）畧（此貼明。）之異。（此上串註明察淺深。）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總束生知一泉。）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仁義性也。根於心、氣不拘、物不蔽也。）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由行則與仁義一。以行則與仁義二。）所謂安而行之也。（總束安行一泉。）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君子存之。異於庶民之去。此則聖人不待存而自存。又異於君子所存之也。）○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之身之也。）存者聖人也。（存者性者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天理字、上照幾希、下包倫物。）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存）之

有工夫。舜不在此數。○凡尹莘皆語約意厚。宜深體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註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述惡之言。遂疏儀狄而絕旨酒。述惡之事。書曰禹拜昌言昌言註善言。拜字證好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就中之用說。故言執。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位字是立字下落。不問其類也。不問是無字下落。立賢是執中之一事。對舉、不若截行。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旁襯民無傷。而視之猶若有傷。正還視一如傷。道已至矣。旁襯道已見。而望之猶若未見。正還如未見此上分註句義此下申說節意。聖人之愛民深。如傷。而求道切。未見如此雙扣。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纖到存之。即前憂傷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兼人與事。人所易狎。反襯而不泄。正還遠者亦兼人事。人所易忘。反襯而不忘。正還德之盛。仁之至也。[illegible]民分承。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王下著代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周時不同。勢殊臣與君、勢不同。故其事或有所不合。不合事之思、此一字包而時勢也。思仰而三句。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思而得合事之義理也。即幾希之理也。坐以待旦夜字是當前。旦字是已往倒句也旦字方好順接。玩以字便知急於行也。急行其三王四事之合者也。上文言思知也。此句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應存之證。蓋天理之所以常存。君子存之。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不至如庶民去之之淪於禽獸矣。○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春秋始於平王此正是亡作之界東遷而政教號令貼迹字不及於天下也貼熄字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雅紀朝政達王迹也風爲民謠非雅什也黍離自是風體王迹熄則雅無自作故但曰王風春秋魯史記之名史書記事之名卽下魯之春秋是也孔子因而筆削之此方說作字內含義字有關於義則筆之而不厭其詳無關於義則削之而無妨於畧迹熄而不熄雅亡而不亡皆於作字係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此是國史之始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實卽迹熄詩亡之周年也重此句始字實字是証然後字之骨意輕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

事而名之也。身記其事。不加是非。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專記其惡。褒貶不備。春秋者此魯之原史。在孔子未筆削時說。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欲書事於下。先編年於上。如元年二年是也。年有四時又因時以紀年。故錯舉春以該夏。舉秋以該冬。以爲所記之名也。書名。此上分敘三史。此下合詮一字。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三者。包上三句。皆一字其所記冊書之名也記其事。非取於義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却無關王迹雅詩。史史官也。史官之文。亦無關王迹雅詩。只爲無義。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明義之辭。則丘有罪焉

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以王迹雅詩之義斷之。即以人心幾希之理斷之也。在已字。貼丘所謂筆則筆。義宜詳。則筆之。削則削。義宜略。則削之。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非若魯史事文可任意煩簡。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此章之綱。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末節上二句。蓋上二句、即作春秋所本之事文也。宜連讀以起下句。而其義一章之腦。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明。而王迹雅詩之本、昭於萬世矣。○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此本上註各舉一事而言。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風以氣行。韻以聲傳。德業之所寄也。世遠則業不存。政教之迹。德無復言幾之[illegible]

有屋音流饋以聞於人。故曰澤 **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 橫比詩卡禮記大傳原文。是以父子相繼言也。但下節只計孔孟相去年數。不詳孔子之後親屬。則是但承此句。以年計世矣。故单存此句。以一看者心目。

斬絕也。大約活看此節。只是要引起下註末百年意耳。君子小人之澤。合註澤字。五世而絕也。合註五世而斬 **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若能按子思字上溯親屬。則從父子相繼說亦可。但不若照三十年爲一世爲簡易耳。

自孔子卒。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卽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也。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遊梁係周顯王之三十三年。卽

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而孟子已老。趙氏謂孟子生卒皆無可考。但以孔子所卒之年。至魯平公立之年。共計一百六十四年。則孟子當生於魯穆共之間。至魯平公立時。蓋已七十餘歲矣。故云已老。○留青札云。孟子壽八十四。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此句。點醒章意。見其未至五世。澤未斬也。此上。先註世澤。此下方順衍語氣。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徒字、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關合上節。緊承上文未百年句。猶有能傳其學者。其學指孔子。傳者子。是先提人字。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意重孔子。人字只是過橋。而私竊以善其身。上文先將人字。粘合孔子。此句方順還私淑諸人語氣。則意在得承孔子。未斬之澤。不重在其人也。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孔子作春秋以繼往聖。而曰竊取。孟子淑諸人以繼孔子。而曰私淑。蓋以儒生存幾希。非君非相。而責又難諉。故其辭謙而意則深遠矣。○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尤終

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自任爲有之君子也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合註三可以自許是可字。畧見則粗疏之見也。已引動無字。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合註三可以無自疑是無字。深察則知之已明駁倒可字矣。過取固害於廉。取傷廉是得之意中者。故曰固。此一段是不及者之弊。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與本是惠。死本是勇。而乃以過傷之。是得之意外者。故曰反。此二段是過者之弊。蓋過下二段。猶不及首一段。之意也。總束章意。以貪而昧義之中人。形好義而不

精於義者之賢智見得傷廉者固不足責而傷惠傷勇者爲可惜耳是以君子惟義之與比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有窮國名后羿者羿爲是國之君也逢蒙羿之家衆也家衆者其腹心之人也○左傳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卽蒙也羿善射簒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蒙殺羿非爲其簒夏也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首四句是案是亦句是斷公明儀

言而判之則仍是典
說羿有罪之斷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

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合註姓名中之字。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本節重端人取端友。故特釋之。此上皆追之未至時事。小人庾公自稱也。自夫子何為至不敢廢皆追之已至時語。金、鏃也。扣輪出鏃。白文七字宜連讀。扣輪正所以去金。今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自抽矢至末。皆不追而反之事。此上分註字義。此下合註節意。孟子言使羿入前矣。如子濯孺子合律例。得尹公他而教之。端人取端友。則必無逢蒙之禍。此則結是亦羿有罪之判案也。

止上三句揑畫一節正旨。餘俱閑文也。行文在有識。此之謂也。不然則認奴作主矣

然夷羿篡弑之賊有弑君之罪。蒙乃逆儔。羿弑逆而蒙與為儔。旬助惡之罪。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有[illegible]

君負命之罪。其事皆無足論者。此章外之意掃盡全文。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結還此章正旨上文孟子言三句是也書內書外表裏洞徹看書之法宜從此通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貌美對下貌惡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對上貌美。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上節之正意。而勉人以自新也。下節之正意。喪善自新雖各分貼然中着而字正須互串合說方得自交兩則字二雖字倏忽轉移之趣板對則冷語勢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得於天。以生生是氣。之理也。是理。所以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字。即言其故。指自然之勢也。

以上分註字義。此下合註句意。

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性字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字正轉。○此上、先提性字。故字。此下、方還言字、則字、已矣字之氣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但字、即則、已矣意。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倒扣。○本者主也。其自然之勢。利字、此上、已註完節意。此下、則推說故之利也。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正推利之故。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反証

不利之故。人之善惡照性字。亦之下不下。則已伏下節行水意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並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承上節利字。小智之人。人卽白文者字。務爲穿鑿。不以利爲本。所以失之。事其不必有之事。而不順其理也。失之內包惡字。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照利字。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字。智照鑿字。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只註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一層已包其理矣。故不再註。人性亦猶水也。順之而不鑿。則亦行所無事之禹矣。何惡哉。此節以治水申言利字。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兩也字不住。故註去也。字。以兩雖字急遞下。然求其已然之迹。轉入求其故。則其運有常。其字指天與星辰。有常節故字。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度字是天星辰日至闕合處。可坐而得。此上註完節義。此下補足章意。況於事物之近。節前言性是也。反對高遠。若因其故而求之。承故字。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纖還小智之鑿。以見此章爲智而發。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包下歲。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十一月。甲子月也。甲子日也。夜半甲子時也。日月五星皆復其初。所謂復其天地之心。爲曆元也。補註千歲日至之義。此節言理易明。論事難悉。愚爲幼學調其機勢渺。此節以造曆中言故字。迮。意謂言性以利。吾既通之洽水矣。若夫言性以故。試觀之造[illegible]可乎。夫造曆者欲使將來之無差。雖已往之曆元必求

立日至矣然曆家者天行而天如彼其高也曆以齊七政而星辰如彼其遠也。造曆者顧欲於高遠不可紀極之中而求上古之日至焉。此豈若事物之理尚可以逸獲乎哉。雖然天之高也運行有其故焉。星辰之遠也。纏次有其故焉。苟求其故則天以星辰爲象。而有常行。星辰以天爲舍。而有常度。一歲有然歲歲罔不然也。卽此推算千歲之日至。亦何難坐而得哉。此非日至之易得也。良以故本於利其已然者。皆其自然者也。造曆且然而言性者。顧可舍其故而鑿是求哉。○求天與星辰之故。何以得曆元。蓋算天之度。全凭星辰推步。如ム星纏天之ム度爲冬至。推此積算則歲歲皆可得矣。○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此章是言性之用處非言性之本體也故註屢以事物之理言之。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雖拒智字却是因言性說來。不得突擒智字。致悶章意。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以官爲氏。蓋世爵祿於齊者。故諸臣以君命往弔而職喪者涖焉。有子之喪。便宜伏朝廷命弔之禮。末節方易出落。右師王驩也。卽弔滕爲輔行而孟子未嘗與言者。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自節首至不與右師言。是敘事案。右師不悅以下。是右師責孟子之不言爲簡也。末節則孟子自明其不言爲行禮也、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頂章首公行子有子之喪三句。齊卿指驩與孟子。大夫指諸大夫。以君命弔。伏朝廷字。各

有位次伏位字、階字。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涖臨

也。禁其妄言妄動。令之守階依位。序其事。序其弔事。故云朝廷也。弔喪而云朝廷、故以上文清其來歷。

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點入首節進而言。

則右師歷已之位矣。貼本節歷位在右師。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點入首節

就而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貼本節歷位在就者。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並點階字。其不同階、以孟子客卿於齊。齊右師固不得班之也。孟子不敢失此禮、倒點禮字。故不與

右師言也。通章皆以孟子不與右師言作線。行不歷位、踰階之禮。即欲與之言而亦不可得也。況驩爲不可與言者

乎。一禮字。申明自巳不言之故。而進言。就言。不悅不言之悖禮。皆見矣。此章序次之妙。宛如畫圖。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通下文常變而言。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由所存而施於人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因所施而驗於人也。此上皆言。存心於其常。此下四節則言。存心於其變。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

此物奚宜至哉（横去聲下同）

横逆此二字是翻轉上節恒愛恒敬之常物事也。謂强暴字。貼横不順理也。貼逆字仁禮愛敬恒愛恒敬皆天理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即仁禮之由心而施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貼不忠却仍繳還存心上。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不與之校仍宜自反下節是也。○愚性褊心窄。遇橫逆輒悻悻。其後永言此上二節。不惟氣平。亦且自愧矣。故自三十餘歲後。與人爭執者絕少。以此知犯而不校固難強學。三自反。則可以力勉。亦見效最速。學人涉世。各宜書紳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卽患字。○是故二句立綱。自乃若所憂至如舜而已矣。申言有終身之憂。註以存心不苟括之。

解書之識力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進退遇也。即地也。進則救民即以其修於已者救之。退則修已即卷其救乎民者修之。道無成轍理之當然者是也。故限以地則各爲其事易其地則不異其道也。心者運道之樞。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一職司空。一職教稼。此所謂禹稷之地也。故以爲己責而救之。伏下救字急也。點醒急字。言禹稷則顏子可知。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此先註道同之實。故下乃轉接易地。使禹稷居顏子之地。易顏子之地於禹稷。則亦能樂顏子之樂。其樂亦然。使顏子居禹稷之任。易禹稷之地於顏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也。其憂亦然。從皆賢勘出同道。又從易地勘出所以同道。章意已盡。下二節只是又從下易上見其憂樂雖同者。其地爲之。而非其道不同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之本節而言急也以喻禹稷本節之意。○其地宜憂故不得不憂而以其道救民。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其地宜樂故不期樂而自樂遂以其道修己。○此章言聖賢心不言道而言心者道以心而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字。即地然處之各當其理也道是乃運也。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此是同道與易地皆然之骨。可是道。當其可則心也。

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內註皆本尹意。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

問何也

匡章齊人。即廉陳仲子者。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首節案也。次節律例也。夫章子二節，斷也。末節則言章子雖未盡孝子之道，猶可原其自責之心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五不孝之事。與夫章子豈不欲節皆相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節引末義。）故爲父所逐也。（節引末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屛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異姓相合。故變文言配。）子有子母之屬。（子母一氣。故依文曰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括出妻二句。）以自責罰。（先提若是兩字意。）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順還其設心兩句之）

氣。○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察其事爲責善察其心則自責於五不孝均未有處也。可以見聖賢至公不狥衆論至仁不忍絕人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志即不受養之心也通國猶不孝之名孟子核自責之心其禮貌之也蓋惻隱矜恤之意見於晉接辭氣之間或緣是而欲教以順親底豫之道焉耳看末節述章子失愛之事原章子自責之心戚戚然有餘悲焉通國亦人子也幸值家庭之常而不諒章子子道之苦乃並令孟子亦鄙夷其人而不與之游真所謂窮而無告者矣微顯闡幽孟子此章即春秋之旨也宜深味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曾邑名。曾子南武城人。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卽延曾子以爲師者。事曾子忠誠以心志言。恭敬也以禮貌言。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昔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另一人非卽行也。舍沈而有負芻之禍與居武城而有越人之寇。事正相等。曾子率其弟子七十人。以曾子包去之。去之去字。映上。不與其難句面。註完言。師賓不與臣同。點醒節意反伏下節。○自節首至曾子反叙曾子去武城之事。自左右曰至不可叙左右疑曾子之去。自沈猶行曰至節末叙沈猶信曾子之去。但疑者固不知曾子之宜去。信者亦不知曾子之所以去也。註不與臣同不

可露。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兩節居字。字同意異。武城之居弟子延以受業也。於衛之居朝廷命以守土也。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此单註子思語意。以上諺同上節故不註。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曾子之去。或死難。子思之守。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先以地之不同。反遁道字。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又襯惟其是而已。合理。故易地則皆能爲之。曾子亦能守而不去。子思亦能去而不守。○孔氏曰古

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物此事。權衡此道。低昂屢變。權之往來此事之異應而不害其為同也。物之不失輕重與事之無過不及一而已矣。此與禹稷章意同而事異前章禹稷顏子。時事相隔二千餘年。此則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又學於子思。蓋實見得道有定體而無定用。惟有不一之用。乃道合乎一定之體。孟書中。餽同而受不受異。交同而見不見異。正是一脉相傳而深得夫孔子之時者也。非復前章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王則齊王。孟子久於齊而猶使人瞯。將謂有異於人之孟子耶。是必先有異人之堯舜矣。瞯竊視也。蓋私察退食之私。聖人舜貼堯亦人耳。末句豈有異於人哉倒找上句。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齊字不[illegible]。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

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之知墦塚也。顧，望也。訕，怨

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首四句總提立案。其妻問二句、是齊人歎其妻之言。其妻告七句、是其妻

羞其夫之行。蚤起八句、是其妻已得其行乞之狀。其妻歸六句、是妻妾羞齊人之乞，而良人至未、是齊人仍自侈其富貴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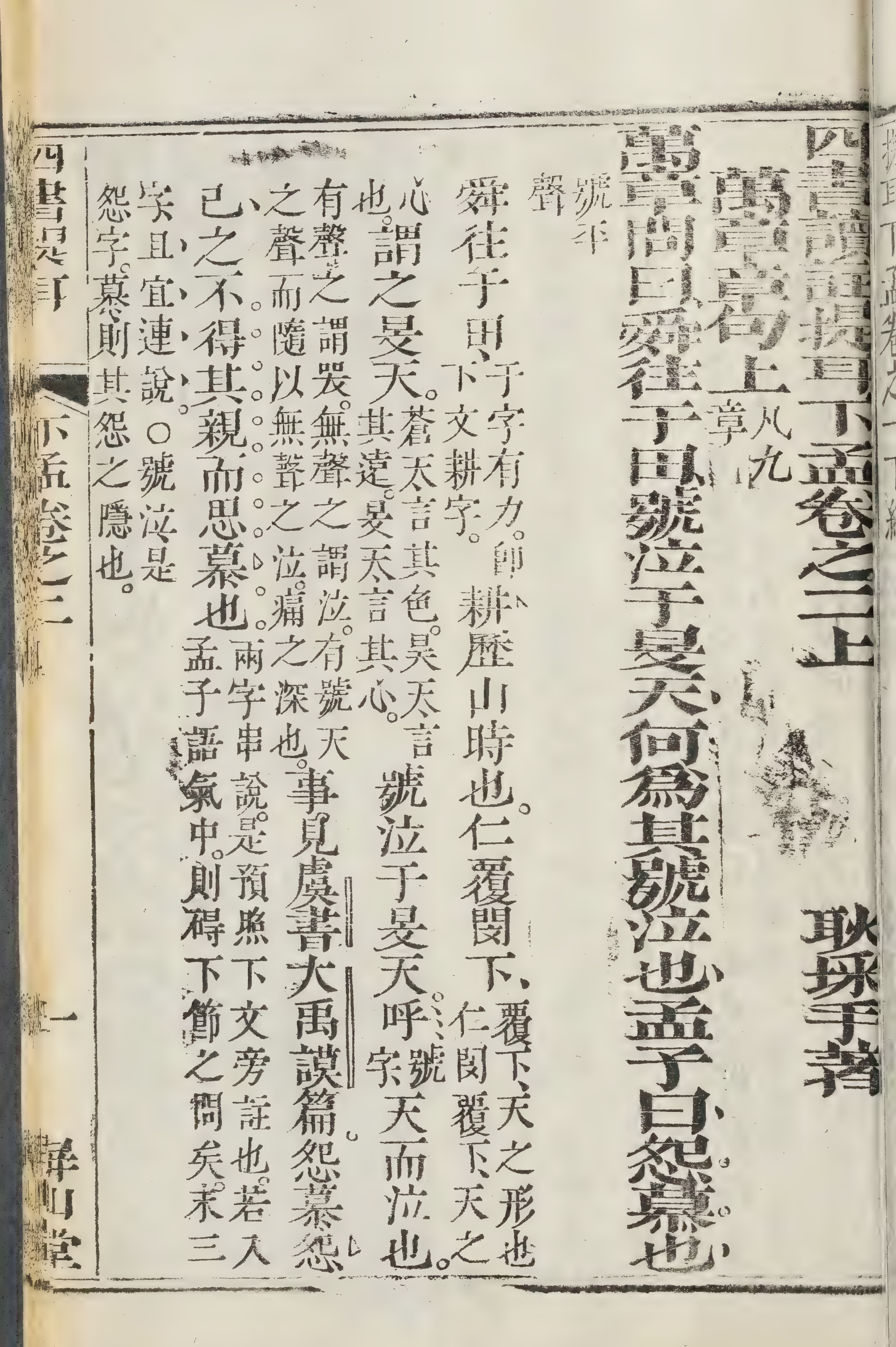
○此是下節鏡子。粗做、則照不出下節矣。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補章首曰字。亦貼君子字。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包所以字。所以求而未得者。亦若無與立談之落漠。所以求而方得者。亦若乞餘墦間又顧之他之貪戀。所以求而既得者，亦若施施外來驕其妻妾之意氣。之人也，君子即進以法言巽語。彼亦不悔也。然其妻妾未有不若齊婦之羞而泣者也。君子且不

欲觀之矣。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正詁所以之實。與斯人何以異哉。

提耳下孟卷之二下終



四書讀註提耳下孟卷之三上

耿埰手著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 于字有力。即下文耕字。 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 覆下、天之形也仁閔覆下、天之心也。 謂之旻天。 蒼天太言其色。昊天太言其遠。旻天太言其心。

號泣于旻天 呼宗、、號天而泣也。

有聲之謂號。無聲之謂泣。有號天之聲而隨以無聲之泣。痛之深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

怨慕 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兩字串說。是預照下文旁註也。若入孟子語氣中。則碍下節之問矣。末三字且宜連說。○號泣是怨字。慕則其怨之隱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兩句是虞書原文號泣包下兩項言呼天而泣呼父母泣之心此節息雖備述原句亦未知號泣之心也而章但問于田號天息則明乎于田而更求並號之故較章一進然而孝子之心則未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

父母也。個怨字。舜則欲父母不我惡而我喜。我勞而仍我愛。令我勞而不我愛。則供職之外。必別有罪而不自知也。此所以慕親怨己而號泣之不能已也。通章重此節。下俱承此意中言怨慕二字之意。

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翻非爾所知。提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逆取下兩節末句以包此節自責之心。則下兩節已攝其旨矣。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勞而不怨孝也。舜之心則不僅此。何也。蓋欲順乎親者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白文兩事

字之實。但畎畝之中謂舜起自畎畝、非謂此時又言一年所居

仍在畎畝也。此時舜已升庸矣。○伏下好色。

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伏下士悅胥相觀

也。遷之移以與之也。伏下富貴。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

孝子怨慕之心、欲順乎親而望其我愛也。父母之不我愛。

甚也。則其怨而慕也。又豈但于田時哉。故此段排敍其心之窮

下節中解其心之憂戀是。

不順親之怨慕而已矣。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舜之心怨慕而已矣。其怨慕者。欲順乎親而已矣。然孟子上節襯以隆遇。此節陪以入情。並逼到窮處。便是箇終身慕父母也。以解上文之意。上四段仍是上文極天下之欲。事只重末二句。括各段上二句不足以解憂。括各段末一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憂即怨慕也。逼出末句之勢。孟子真知舜之心哉。心即孝子之心。真知翻上非爾所知。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人字讀斷。包下五句。之情。情字貼四箇慕字。因物。括四項之事。有遷。括四項之慕。惟

聖人大舜。爲能不失其本心也。本心謂少時慕父母之心。此上註完節意。此下補註字義。註之變體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繳上終身慕。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怨慕字。憂字。情也。用之父母。性之善也。盡性則惟聖人。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齊詩雖作於□□之後而所言則千古不易之理。故援以例舜。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註不得娶之實。願爲之有室。則娶妻乃父母之心也。瞍與妻嘗欲殺舜。且不欲其有身。而顧欲其有室乎。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告之一害。以讎怨於父母也。謂以是而父母讎怨其子。非謂子懟父母。告之又一害。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如字去聲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舜循必告之理。親無可回之私。而釐降不得行矣。情理俱窮之會。治之以法。則舜不爲違親。瞍不得制子。此所謂典禮命討天子之事也。程子補出此義。方見得堯舜權而得中之妙。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伏下謨蓋按史記曰使去父母字舜伏象也。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笠竹篛帽也。扶兩笠所以蔽火焰而翼其身也。得不死。浚井作渡。縣此三字。爲後又使之讙使之也。兩使字皆象。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縣此共下土實井。

爰從匿空中出去入其宮矣。卽其事也」首主揜之。此下。註象曰至于予治。象舜異母弟也特註象字。爲此二節專爲謨謀也。一謨象說。父母字。瞍字。皆客也。字收盡上文。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承上揜井清其脉絡。欲以殺舜伏下殺己之間。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卽下文在床彈者。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順註干戈朕三句之氣。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自象曰至此紀象之言。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反承揜井。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正承揜出。此上。象往至牀琴紀象入宮之事。鬱陶思倒入思字。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氣不伸是鬱陶。納入

思字見其因思而鬱陶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伏下節來字。截斷思君句。忸怩另叙。此句又紀象見舜之言。忸怩慚色也。此二字紀象言思之色。臣庶謂其指舜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又伏下節來字。而喜。伏此節及下節喜字。使之治其臣庶也。象非有能治之才。舜亦無不及治之慮。只是喜其來而公其吏民耳。註恐呆說汝治。故如此靈透註之。孟子言畧去萬章不識句問語。单註孟子答辭盡以此該彼也。舜非不知其指象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此係陪說。見其喜則喜此係正意。見字、則貼入宮時也。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伏下節誠信而喜。此上、註完節意。此下、推說章外意。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他字指心外之事。萬章所言之類是也。據虞書四岳薦舜。在瞽瞍允若象不格奸之後。蓋是

殺。人。一。例。活。看。蓋。誕。舉。人。閒非常之變。以見聖人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性之之實耳。程子云、焚廩浚井之說。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旨哉言乎。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所謂誠也。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敎。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畜魚自是其職。圉圉、困而未舒之貌。一層。洋洋則稍

縱矣。兩層、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違去也。三層、註本三層。有謂下二句一層者、非也。但不宜緩遞耳。方亦道也。道字義全。方則道之所向。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弟有愛兄之理。自宜有鬱陶思兄之言。註語刺骨。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畧去引語、意注可欺以其方句、所謂扼書之吭也。○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首二節遭父子之變、而處之以權。後二節遭兄弟之變、而得之以誠。權、則無不可處之事。誠、則無不可化之人。此注疏舊句也。約而該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之地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

伏下誅之。括註問意。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順註答意。封放兩字。

章之線次。節言、封之、所以盡親愛之情。三節言、放之亦以全親愛之隱。總是箇親愛之而已矣。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恐混上句國字。故申註之。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節首六句只是陪引出象來。此上分註不仁之事。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此上合註罪不仁之地。**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此上註萬章問意。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此上註答語字義語意自文正反自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承上封字。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承上不仁處之如此。不得有爲而安享貢稅。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貼納貢稅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貼不得有爲此所親愛之也自雖然至節末則又言親愛之無已。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不待及到猶云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朝貢有定期。而且以政見。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則不得源源來常見矣常見在源來。見其親愛之無已。封而富貴之。是親愛放而納貢稅。是親愛。源來常見。又絶納。數單貼此。

無防閑之迹。而但全家如此也。貼此
庭之樂。故又加無已字。如此也之謂。○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
義。暴民。廢私恩。愛親。亦不以私恩。愛親。害公義。暴民。○但不害公義之
中。仍是得申私恩之術。
則總是個
親愛之耳。舜之於象仁之至。親愛。義之盡也。不得暴民。○吳註兩
義分說。然雖然以下
兩義說成一宗。則封
倒親愛。故亦親愛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
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
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

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即下文此語也。舊解截斷首四句爲古語殊費周折今謂共氣蓋謂盛德之士。君竟不得而臣。父竟不得而子。如舜盛德之士、一旦南面而堯朝。瞍朝。非所謂君父不得而子臣乎。然逆倫悖理。孔子嘗嘆想此時之殆、而謂其岌岌矣、蓋此語上誣堯舜、下誣孔子。不經甚矣須一氣衍下方不矛盾。蹙頞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括舜南面四句天下將危也。括孔子日四句。齊東齊國之東鄙也。齊東近海蓋荒裔之地。詩書禮樂所不知矣。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詮堯老句句面。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詮堯老句句意。擻明上文。此一句已斷又盡堯朝之誣。以下皆申明此句之意。

一；；兩；；。此一層，歸結上兩層。堯典曰，引書層，及孔子之言層，以明之。五句，所謂引書也。孔子曰三句，所謂及孔子之言也。舜既四句，所謂以明之也。一句括盡下半節。此下則補註字義也。

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點明）攝字。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不言死而曰徂落，尊之，亦諱之也。）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事乎猶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點問語。　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點問詩。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文也而害一句辭也之

義不可以一句辭也而害設辭之志志也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辭也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此上註完句面此下推補句意惟以意逆之挿入則知作詩者之志點入志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勞於王事句是斷其辭此莫二句是推其志故說詩五句是泛言說詩之法如以至節末則言不善說詩之弊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首四句泛論至孝言瞽瞍既爲天下之父尊則當享天子之養

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註爲天子父四句之豈有
字。事。倒結首四句之理。
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首節堯老舜攝。闕盡堯朝之誣。此節尊養之至。闕盡瞍朝之非。通章重此五句。
餘俱是陪說。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養以天下。爲天子父。此是舜有此遇。若人子皆必以此孝親。則爲悖逆。若有此便爲至孝。則古今爲天子、而父母俱存者多矣。豈卽爲孝子之至乎。引詩言孝思惟則、是轉進一層。見舜卽側微以老。而孝思已可則也。看此篇首章終身慕父母。不關人悅富貴。便見道理圓足處。本朝韓宗伯此題文。得此旨矣。但勿開說、太遠致悶此字、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

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祗載二字讀斷。統言平日事親之敬。往而見之。敬謹如此。單言見時之謹。見瞽瞍二句連讀。瞽瞍亦信字。允而順字。若之也。兩義。雙承上。孟子引此辭。括書而言、入末句。

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就書意曲釋野人之語。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謂子可朝父之說。若君不得而臣、則必堯亦若瞍而後可。不然則萬難為野人之語解矣。○只繳父不得而子。講者謂即此例彼。未免意圓而語滯。只作難為曲原。較有意味。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已伏人字。天之下皆人也。非一人之私有故也。非私有、已伏天字。○除去堯舜。空說天子。而不能字、又見天子之權位。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平聲之於身謂之行去聲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子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

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天子能薦二句。主也。諸侯大夫兩段賓也。註中兩語。則包釋上三段。◎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之、、、。與之之意也。順註下四句。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

白文已明。故不須註。○此節已完天與之意。下節又即攝位之[illegible]

[illegible]

驚天之論。仍中庸之理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冀州。堯都也。故據此註之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獄字死。訟字活。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此是書之句義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此是此之謂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避切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

此節註緊承自益至下節皆天也方住看下節註語歸結處便知昔者堯從舜也是敘舜禹有天下之案禹薦至節末是敘啓有天下之案下節則分承而歸之於天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

下。而舜禹有天下也。承上節民從舜禹。而申言與賢之事。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

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承上節民從啓。而申言與子之事。然此皆

非相去二句已泒入上文分柬內。皆天句、又揉入莫之爲二句內。此集註識力也。宜認人力所爲而自爲。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又截斷以趂天命字。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謂成始之運。

自人言之謂之命。謂成終之數。其實則一而已。皆天也。自上節昔者句起。直至此節皆天

也方一停頓。世之學者好言古文。而此章文法。果曾夢見否耶

蘇氏好讀孟子。其筆力頗爲近之。然看集註不註其文辭而但

註其要義。則又

安禪制毒龍矣。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

孟子因禹益翁。主人之事歷舉此下兩條謂匹夫一條繼世一條也伊尹周公一節只是繼世內事。故止曰兩條。以推明之。總註此下四節之意。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以仲尼句倒貫上三句。此見與賢之爲難舜禹之後不復再有舜禹。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先註先世。故必有大惡如桀紂。次貼繼世。則天乃廢之如啓也。主。及太甲成王。賓也。皆繼世也。雖不及益。主也。伊尹周公。賓也。皆有德者。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主也。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勾入上節。而亦不有天下。上已註完繼世有天下之實矣。末句只正還其面。以故字已盡上文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主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下文有事實。故曰事。此只是申言上節伊尹不有天下耳。

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俱承而死說。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只依趙註。以程說居後也。

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

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二年四年趙氏謂為立位之數程氏謂為年齒之弱兩說程子似優而文家多依趙說以共居前也但白文太甲居憂繫承湯崩若如趙說兩君嗣位亡去湯六年矣則太甲之亮陰居憂果何人之喪耶程子謂為齒幼庶免此詞惟太甲差長句亦覺未安蓋嫡孫承重古庶且然何須計廢弟之長少耶但照程說則太甲之立因人事照趙說則太甲之立係天命與章意闔合故文家從之惟事尚可疑附識之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下文証以人不証以事故曰意此是申言上節周公不有天下耳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與賢或繼與子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天命與賢則禪天命與子則繼天命者義之所自出也無私以奉之帝與王皆此義而已孔子之言仍是天與賢二句之意。

尹氏曰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湯妃有莘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

說者入言。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而字劃開另轉，以別楊氏之說。誦其詩讀其書。兩其字指堯舜詩書皆其道之所寄也。而欣慕愛樂之也。此註出樂道實地。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上段事。取與下段事。無大上段無細下段事。一以道義而不苟也。合煞道義總貼兩弗字兩不字。合解串看，乃見道義之防，絕無滲漏。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 叉户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對上節囂囂。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雙承堯舜其君民。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反 樂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嘗一又曰、故云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皆道也。知淺覺深、故下文单承覺字。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

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此節首三句俱是截斷註。知覺截註。覺後知後覺截註。然後註天使字、以圓其氣。下引程說則註予天民三句。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

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

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

但能覺之而已。此理、已寓上註呼寐使寤句內。○上文並言君民、而此節单言覺民、以湯亦先覺、但當輔之、以覺民澤民耳。註字內、正宜說明此旨。蓋實見輔湯覺民、舍我其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 內音納 說音稅

此述尹之言。此推尹之心。書曰、昔先正保衡。謂太保阿衡也。指伊尹。作我先王。指湯。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謂節首至如此。蓋取諸此。是時夏先提夏字。桀無道暴虐其民。次提民字。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正貼故字伐字以字使字。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禪讓征伐事也。因時而制其宜。道之用也。此正是樂道發用處。首二節叙尹之以道自樂湯三使三節叙尹之以道澤民皆案也。下二節則承此以斷制案之語。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串提四項實字以養白文虛字之氣）若伊尹以割烹要湯。（領章脉。）辱己甚矣。（點判語。）何以正天下乎（自章首至此語氣略住下又放）

開說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遠近就未仕時說去不去就已仕後說。四或字見無成轍宜側）注近與不去。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白文通論聖人註更明找尹事。）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樂在歟歎）而

湯之聘自來耳。三使往聘。此上實註說要湯之理。此下虛還說要湯之意。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以伊尹之言闕入言。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造攻桀無道。牧宮桀所居宗攻桀無道之宮。踐土宮所坐之地。由我始宗載其事於亳也。放桀而湯有慚德。尹則引以爲已任焉道所宜然。何諱之有。以此見就湯而說則伐夏之事。尹實專之矣此所謂聖之任者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舍者即遠臣其家即近臣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薄技末役窮士不耻爲之。託出品地方見孔子不主之實。非以其徵賤也。好事爲喜字；貼好造言生事字；貼事之人字；貼者也。以事言傳造言則何言不可撰生事則何事不可假但彼不徒誣古人。託以自便其私耳。上下章人言皆是此意。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賢則非近狎之倫。大夫則非癰疽侍人可比。白文首句讀斷。下文另敘。史

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較癰醫侍人更爲狎暱矣。彌子瑕也。徐氏曰。

瑣事自文自明。故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

单註孔子之言。

義難進而易退者也。申註禮義之別。在我者有禮義而已。道則自得之盡於己。

不得則有命存焉。遇則付之於天。有命以上。是孔子主讐由時事。孔子進禮以下。則因有命之言。而推其

平日進退持身之宜。不徒諉之命也。此

幾句說出孔子身分。是一章着重處。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魯有女樂之沮。故不悅居魯而適衛。衛有次乘之恥。故不悅居衛而過曹以適宋。

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宋王者之後。故

主司馬司寇司空之官。因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爲司城官。

註語是總記其人之始終。謂其人始爲宋大夫司城官。終諡以貞子。此際則適陳而爲陳侯名周者之臣也。

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此言不悅於魯也。事在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適衛月餘。去衛。靈公使爲南子次乘。孔子遂適宋。去衛。此言不悅於衛之事。接出宋字。此時則由曹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史不言其故。蓋嫉之也。孔子去至陳。包微服而過。接出陳字。主於司城貞子。司城二字。是追敘昔年在宋之官。貞子二字。是並記此人死後之諡。此上分註事迹。此下順註節意。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之貞子。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緣到章脈止。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如衛之讐由彌子。此句、是賓。遠臣遠方來仕者。如孔子至衛。此句、是主。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一語括判兩項。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若如人言。則是君子不主其類。而主小人。不為其類主。而為君子主。豈乎吾所聞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虞用則為賢臣。不用則為智士。而賢著於用奚之秦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養牲之家。蓋穆公近御之人。故曰因以。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乘去聲屈求勿反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地所獨出。故以地名其璧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地所特產故以地名其馬。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晉在今山西絳州。虞在今山西大陽縣。虢在今滎陽縣。故以此物璧馬借道其實欲並取虞晉荀息之謀。詐計。荀與奚皆知之矣宮之奇亦亦字蒙奚說。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此下另敘奚。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也。預入下節。行文宜避。此一節案下節承此節末句。議而斷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

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擧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人字註者字。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此節共六段。上四段言奚之智。末二段言奚之賢。但上四段則以首一段包下三段。不可諫而不諫一段。申首段不可諫三字。是知默。知虞公之將亡一段。申首段知虞公三字。是知幾。時擧於秦一段。申首段去之秦三字。是知興。一綱三目。合來只是箇智字。故註止擧首段。則下三段已包。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下兩段皆屬賢。而意重下。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註完節意。此節推說章意。然此事當孟子時

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上言此事謂奚任秦之事此語事理謂去虞相秦可據之事理也。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繳首節不然字。○范氏曰古之聖賢不專指奚。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太公屠牛傳說版築之類。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上是泛論。此方合到本位。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亦是通論聖賢。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此貼奚。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上聲牛而牛肥。兩事說成一貫與義可想。謝安聞捷賭奕自若。而又喜折屐齒。便是心爲事動也。奚事其事而心不外營。牛安有不肥。此便是素位不願外。思不出其位之旨。莊子放誕。百里伯佐。恐猶未足及此。然范氏之論。心則遠矣。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此係直道在民。非穆公知人則哲也。故不曰穆公與之政。而曰使曰忘。試看近今趨附官長之流。諂奉盆至。而官長未有不心薄其人者。所謂秉彝之良也。亦可

謂知百里奚矣。結任奚事。下更連上章推說。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此篇大旨。皆是爲古聖賢辨誣也。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提耳下孟卷之二上終

耿埰手著

萬章章句下 九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反對有分辨之廉。上句言識。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反對有立志。下句言守。餘並見前篇。自不二句言其持身。非其七句言其涉世。於上。思與三句言其涉世。於下。當紂三句以事實結證上文。通節只是摹狀個清字。末三句則清之效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何事二句、尹之言也。治亦二句、尹之行也。天之二句、尹之言也。思天下四句、尹之心也、末句、是孟子旁點出任字。通節只是摹狀個任字。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

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反對寬字。敦厚也。反對薄字。餘見前篇。不羞六句言其事上。與鄉人六句言其處衆。通節只是摹狀個和字。末三句則和之效。夷惠皆言風。而尹不言風。以尹已用世。功蹟昭彰。不須聞風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未以炊飯漬而將炊。見爲時甚近。而欲去之速。點去字。伏速字。故以手承水取米。手承註接字。水字註淅字。取米則以米字註淅字之實。而以取字註接字之故也。集註之精細如此。而行。二字繫粘上二字。不及炊也。纔明接淅意。舉此一端。謂去魯去齊皆是去之一端。照上兩事。以見其久速仕止。包下四項。各當其可也。伏下節時字。禮

記曰當其可之謂時。○註完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
節義。此下辨去魯的遲字。
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註出
遲遲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註出
實地。　當可。
○此上四節。清任和時之案也。下節分斷四聖。而歸重孔子之於
時。此之以樂。見時字中。聖智兼備。猶金聲玉振之俱舉。譬之於
射。見時字中聖由於智。猶中不在力。而在巧。乃發明得時字
內德雖甚全。而聖之有要。說出所以願學之意。嗚呼微矣。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此二句。言聖之勉。
清和造其極。
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此二句言聖之所謂聖
清和無所勉。

者不勉不思申上無所勉而至焉者也。申上造其極。○四聖字皆兼此兩義。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已責也。張子單言聖之清和。故以孔註補上文任字。亦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任。愚謂張子註清和。孔氏註任字。此下則朱子註時字也。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應上詰。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照下大成。而時出之。照下巧智。註完時字。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以一德名也。卽下文樂之條理、射之力也。○找到上三句。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先註正意猶作樂者次貼謂字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截註首句作綱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帶註成字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鐘聲音長故能喚起衆音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玉聲音促故以收煞衆音始始之也終終之也始終字用力讀斷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以金音開其始玉音以收其終相去甚久中間皆條理之音也白文而字宜緩讀方包得多此條理在內智者知之所及始字義聖者德之所就也終字義此上分註字義此下合註節意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始字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終字此扇是集註添出語

說此下方正註本義八音之中金石爲重先拱金玉、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韵長而玉終詘然也。韵短次扣聲振。此下方願還。故並奏八音即條理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金字、以宣其聲聲字、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玉字、以收其韻。振字、宣以始之。收以終之。兩之字指條理。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二者之間謂金聲之後、玉振之前。條理蘄奏。八音俱舉之時。即白文而字之所函也、則合衆小成映前翕小成。而爲一大成繳本位大成。此上註大成始終之音。猶孔子之知無不盡。智若金聲以始之。而德無不全也。聖若玉振以收之。○此上註時中之聖。智即樂中之始終以見大成之謂而聖之時在是矣此節說聖智兼全有序意在下節

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

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

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總註節意見孔子巧力俱全。

此意而聖智兼備。正意三子則力有餘皆聖即皆有至百步之力也而巧不足智偏。

即不復有能中之巧也。是以一節清任和。雖至於聖力有餘。而智不足以及乎

時中也巧不足。○此節復解孔子之聖智。註亦倍入三子。然亦不必參雜致混主位。○此章言三子

之行各極其一偏清任和。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時字。所以偏者由

其撒於始智不毛。是以缺於終故聖有偏。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始無不缺

是以行之盡故終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

是以行之盡不全。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即以時字斟判四聖。並不須有樂射之喻矣。此又朱子智足以知聖而深得孟子之心傳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即朱節差字意。差別其爵之尊卑祿之厚薄。而臚列之也。班字有森嚴不可混淆之義。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謂戰國時。諸侯兼并謂祿僭竊。謂爵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通註一節之義。五等通於天下。班天下爲君者之爵。六等施於國中。班一國君與臣之爵。君一位仍是上文復說以引下文耳然爵班於天下統於天子爵班於一國統於一君則兩段各宜重拈首句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通註自此至末之義。祿出於地。故以地言祿。不能猶不足也。上言四等。節上節五等。以公侯同祿。故止曰四等。不能以下。則在上中五等等外。宜另轉說明。蓋爵不在五等之中。故祿亦不在

等之內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字。曾附大國以姓名通。謂不親朝覲。謂之附庸。通姓名內亦有述職之言在。故曰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此節班祿於天下之君。亦宜重拈天子下四句。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此以下、班祿於國中之君臣。而此節則班畿內諸臣之祿也。徐氏曰、王畿之內。謂天子之國中亦制都鄙受地也。其受地畿內之臣。視外服之君。事同其煩。亦以尊君也。元士、上士也。曰視侯則視公可知。以皆方百里也。元士視子男、則中士視附庸、亦可知。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下士句以下、宜照上節六等之爵外另轉。蓋附庸不在四等之內。庶人在官者亦不在上文六等之內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上面徐氏所言各項地數、人數、皆是挨一、至五人。此三夫百畝可食九人算起。此句、是各項之母、宗單管庶人在官。蓋其事有煩簡。故祿亦有此五等。不得同下士皆百畝也。庶人在官府周禮云、掌官契以治藏。○若今之庫吏。史掌官書以贊治。○若今之六房。胥掌官敘以治敘。○若今之承發司。徒也掌官令以掌令。○若今之承差。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每一井中百畝。百畝除二十畝為廬

舍。則實計每井公田八十畝也。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此所以祿出於地，而本於農，末節言耕，即是通章權輿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詮解下士與庶人在官，謂楫并也，說約解與爲許則是側說倒說矣未安，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餘同上節。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節倍也。餘同上節、○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蓋其祿皆厚、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之。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其祿寖薄、苟再殺則所養將不給矣。徐氏曰、小國君田二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二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獲得也。陶石簣云、所獲、卽下文食九人等是。不是地畝。此句讀斷、不連下句。一夫一婦、佃田也。佃、治百畝。貼一夫百畝。加之以糞、貼百畝之糞。糞多而力勤者、串說。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詳解上農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括解上次以下。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差也亦有此五等也。亦以此爲差也。此明代耕之義。單爲庶人在官者說。

若下士祿以九人之食非有五等之殺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有者心不忘其在己。恃者嘗欲以之驕人。有而不恃。則無妨於有。恃而不有。亦卒無可恃。故須兼說。乃見友不以德之弊。○三者之中。貴尤易挾。故下文皆承不挾貴說。德卽賢也。不挾貴以友德卽尊賢也。

自百乘以至天子，皆不挾貴以友德，而尊賢非沽名。非過貶也，義而已矣。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貴字仲孫蔑也。自節首至忘之矣，是敘事。自獻子之至末，是議論。張子曰：獻子忘其勢。註上四句。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註獻子之二句。忘其勢已註完二句之意。不資以下是申所以忘之之故。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註此五人三句○無德之人則斷役也故賤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費音祕

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貴宗師所尊也。尊其德。友所敬也。敬其德。事我者所〻〻使也。無德則人役之矣。

〻〻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有德者。平公貴〻〻者。造之。詿之於唐言〻〻云宗入公乃〻〻則宗入之由。

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命字承食云來入坐時暫食則
時久故蔬食三句单申說食字。○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
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庄
天字。便上包德字下含義字。○上兩節過文在節首。此節然終重
六句則下節過文也。故下節直接舜事。然却不在位祿上說。勿
誤認。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 貴字 堯也節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
者吾謂之甥。据舅字 註甥字 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
舜於副宮 則堯主舜賓。而就饗其食 又舜主堯賓。○此節只
尊卑。個賓主交洽之象。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先乎註兩項之義。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次側重尊賢一邊。故孟子曰其義一也。劍賢於貴指出義字。見位貴者原無可恃之勢。有德者亦非以貧賤驕人。皆理所應然。所謂友德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之實友德故以天子貴之至者。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德之至者。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只申末節便包盡前項。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通章俱以孔子作線。不卻交際而証以孔子之受餽。餽非禦人。而側以孔子之獵較。末二節又專論孔子委曲事道之心。以見已之不卻交際者。正所以願學孔子也。

交接字蓋即以下文交
道接禮字註之也。宜知。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
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近作卻之之固解。萬章疑交際之間、承上
交際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
貼曰其所以得此物者字。貼取未知合義乎。貼義與否義乎。貼不必其合
義。補足。然後可受、貼而後受之。不然則卻之矣。又補足不義之卻。所以卻之貼是
字。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

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賄曰字、彼既得之不義。承上不義。則其醜不可受。引卻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粘入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以心卻至無受。是一氣語。故註括解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以道謂名義之正。以大體言。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以禮謂節文之宜。以節目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突出孔子。是下四節話柄。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

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入下殺字。且奪其貨也。入下貨字。方圓禦字之義。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字。貼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補足問意。以引禦字。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補足以引交餽。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謂拋撒其尸骸也。

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

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貼殺越人。因取其貨。貼于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字。貼譈之。孟子言上文係書辭。是不待以下。則孟子語。故註如此劃清。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一商受以下十四字。趙氏以爲誅禦之法。三代相受。不須辭訊。此法於今明如烈火也。近講家皆從之。殷受至爲

烈十四字謂適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此連也言（貼日寀自孟子之言詰起）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承萬章問意入脈）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白文虛與）

詮則實還正詁。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此一折以法言。見其與禦
人不同誅。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
類。又承萬章間意入下段之脉。然必禦人乃為真盜。覩盜也字此不其謂非義之顯然者。
有而取為盜者。白文盜也也字不任宜連下句讀詮故以者字替之。乃推充宲其類至於義
之至精至密之處。義之至精則無可加義之至密則無所遺。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
真盜也。此一折以理言見其與禦人不同盜。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
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承上兩折補結孟子語意又引孔子之事上節已言
孔子受之矣。故此云又引。以明世俗所尚。指獵較。猶或可從。從字詮可字實地。況受其
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音角爭逐角奪也。奪禽

獸以祭。伏下節祭器。孔子不違。可宗所以小同於俗也。從此爲長。註音音角。蓋已单收此說矣。

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線脈而反覆辯論也。接上文總註節意。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爲無日宗故註之。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貼食宗實之。貼供宗。此上註先簿正二句句面此下註句意。夫器有常數承簿上實有常品承不

以四方、、、東住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繳獵較事道意末

之食供。則其本正矣。本位。承

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事道之端。孔子所以不去者。奚

不去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貼為之兆句。見其獵較以從俗而即簿正以化俗。不

句。、、、矯異亦不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足以行句。而人不

苟同也。

能遂行之而不行句。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而後去句。必字引起末節。蓋其去雖

不輕而亦未嘗不決。過到、末句。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此節單論

孔子仕魯之事。下節首段即承此說。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照上節。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此三項在魯事之外。卻與章首交際相映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魯定公九年孔子仕魯。桓子薦之也。此即上節亦獵較。正祭器。時事。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金仁山謂衛臣爲衛君者爲輒諱耳。故曰孝。因孔子仕魯。承上節。而言其仕字。抑仕、抑有有字。此三者首一條卽上節仕魯之事。下二條另舉仕衛之意。卻遙映交際字。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卽以上節釋首段。見其不遽去也。而於衛之事。包靈公之際孝公之公養。可、則又受、直接交節受字。其交際可。問餽公養而不卻之。一驗也。交際字不卻字二並繳還章脈。○尹氏曰不聞孟子之受交際而事道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前五節辭受也末二節進退也。

惟義所在。義字一章之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逆提本節行道字。以註非爲之實然行文、則此節不宜徑露。而亦有亦有者非常有也。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此二句有作一宗言者。有作兩事言者。然看或字、則作兩宗言。不妨上句是無以養親。下句是無以自給。乃苦境之甚者。而但爲祿仕者。爲貧而仕、是一章正義。爲貧已非出仕之正。故宜居卑貧。而若孔子可也。不然、位卑言高以獲罪。與立朝不行道之可恥。何以異哉。不必側重末節下句。如、下段是比喩。故詳以加字清出實也。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井以臼以欲資其餽養者。餽奉也。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富也。薄貧也。蓋仕不爲道提。又明已非出處之正。此先挑明辭居之意。故其所居但當如此。此句正還居字之面。即下文宜字也。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抱關擊柝。亦有兼兩義者。蓋抱關司啟閉。察在來。所以守職於晝。夜行擊柝。以警非常。所以守職於夜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入。又點而亦不可以苟。此兩句、孝一章之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此兩句又是中三節之樞爲要。所宜居也。上已註完節義下集李註乃申言宜居之意。李氏曰、道不行矣入。亦點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居尊。慕祿居富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職在司糧。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職在養牲。茁肥貌。茁壯肥大也。長滋息也。是兩義。言以孔子大聖。非不能行道者。而嘗點兩嘗字。爲賤官。括委吏乘田。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承首節。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繳次節、三節。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切本義、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貼末句陪義。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末句仍是陪者爲貧

而仕者。非爲貧。○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正義。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詳需說也。陪義。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仕有常職而食其祿也。祿有定分。照下文反註。俱古者諸侯出奔他國。貼失食其廩米餼肉也。謂之寄公。爵土相等。暫寓友邦。故尊公之以公。而諱之曰寄。謂非久留字。也。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照不敢。不仕而食祿字。敫託則非禮也。
點非禮。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任之則有常數、君待民之禮也。士未仕、則以民之分自安。○點上禮字。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與周字反對。君所以待臣之禮也、士未仕、故不敢以臣之分自儗、亦黠禮字。○此上首節、言士不敢上同於有國之君、下二節言士不敢下等於有職之臣、皆以士之自處說、此下、轉入君之待士、則有以養之、抱爺有以舉之矣。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以無餽見其爲卒。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須提明下節意。行文不宜露出。而於其末後貼卒。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貼不受。犬馬畜伋。言倒註曰字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卽司餽者。蓋繆公愧前此悟此後愧之亟餽。悟、宜不餽。而實昧於所。以餽之禮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此上敘事。末三句、則議其事也。舉用也。

能養者未必能用。跌倒況又不能養乎。順還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此始養之禮。其後、有司、包廩人庖人。各以其職包粟、肉。繼續所無。括註兩繼字。不以君命來餽。此上、答養賢之禮。此下、則申明繆公不能養之故也。註却以亟拜插入上截。故末三句意不復註。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貼使其子五句。能舉、貼後舉一句。悅賢之至也、俱繳歸上節斷語內惟堯舜為能

盡之。貼王公句。而後世之所當法也。推開結。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為其文而知時。庶人執鶩。謂其鈍而有守。相見以自通者

也。傳字。國內、包註市井草莽。莫非君臣。謂無非君之臣。但未仕者、未節孔子則仕後事也未仕則亦庶人也。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末句臣字與上兩臣字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繳上庶人。不往見者士之禮。引起通章。白文言義。而註言禮。禮即義之宜也。伏後義路禮門。此與上章文勢相類。首節言士不敢踰分就君之自守。說次節以下。言君不可召賢就君之待士。說者所以明往見不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一召字引起後半。子思一節見君不可召士。虞人三節見士不可應召。義路禮門一節則申明所以不可召不應召之故也。末節另辨任職之臣與士不同耳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名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括節首至友之云乎而釋之。括子思之不悦至奚可以與我友。以明不可名之意。括末三句。繳歸上節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依左傳則此節之名俱貼田獵說即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也。之冠也事見春秋
傳。謂據然左傳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謂田獵之事。故以是招之。照上
節點明主佐。庶人未仕之臣也。賓通帛曰旃。周尚赤通用絳色之帛別無文采。士謂已
仕者。賓也。與通章士字異與末節當仕同交龍爲旂。取其變化。析羽而注垂也於旂干同杆
之首曰旌。賓而主也。重註旌字。見惟大夫可以旌名之。而何可以名虞人。仍是交龍之旂而分析五采之羽以注
其首。取其文明之盛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

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大夫之名二句、只是承領語。以士一條、則設言推說。以託出末條賢不可招耳。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不敢者、分不容僭。不可者、節無可屈也。此方說完虞人事。而帶繳章意。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影義。矢、言其直也。影義。視、視以為法也。影法。平直之義。引此詩辭。括四句、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

義。禮卽義之品節處。謂能由義。則能守禮可知矣。此節、是通章之骨。君不可名士。士不可應名者。皆以此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如召虞人以皮冠之類。故不俟駕而行。徽問意。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徽出義字。所謂因時制宜不膠成轍也。○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陳代章言不枉道。公孫丑章言不爲臣。此章則言賢不可名也。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詳註首二層。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括註下兩層。此已註完節面。隨其高下三層中上一句。以為廣狹也。三層中下一句。隨字、以字則註三斯字。此則統申節意也。友字是通章之線。善字是友字之骨。首節言以善友盡今人。下節言以善友盡古人。而要皆自己能善始。已為鄉國天下之善士方可以友一世之英。已為知人論世之善士方可以友往古之哲。不然徒聲氣而務博雅。遂可云友今古之善乎哉。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上字作進字看。宜微讀斷。首二句是承上起下過交語。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括頌讀、而不可以不知其

爲人之實。貼知人句是以又考其行也。貼論世。知人論世俱貼善說方有依據。不然非誕妄則迂曲矣。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頓住上節。猶以爲未足轉入下節。又進而取於古人。括頌其詩四句。是能進末句尚字。其取友之道貼末句。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我以友天下爲未足意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註易位句面。更立親戚照戚字。之賢者。註易位句意。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照戚字。無可去之義。反照異姓之去

以宗廟爲重字。照戚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自蓋與至末皆申言易位之故。卽下節以正對之意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此節想見孟子泰山巖巖說大人氣象。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照異姓。不合則去。反對上節貴戚主恩義無可去說。○此章言大臣貼兩字。卿之義。親戚貼貴。踈姓貼異。不同。守經異姓之去。行權貴戚之易。各有其分義恩

之分。此上統註兩項。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以下節過字翻上節大過。跌出易位。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以上節大過翻下節過字。跌出則去。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此上互襯兩項。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霍光事在漢昭帝崩後。不可用之孟子語。伊尹亦異姓也。換用亦可。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此又单就易位上駁去貴戚納到異姓。以推廣章外之意也。○貴戚異姓之卿。別項非無可說。孟子專從大過有過諫而不聽上說出易位之可擇主決去之必孤立。蓋因問納誨。皆為宣王言之也。昔進今亡。宣王視臣不啻土芥。此章易位則去之言。與視君寇讐之語。皆因宣王之痼疾而投以芒硝大黃之劑者也。非泛論臣道也。

提耳下孟卷之二下終

